

美谈

一场清冷低调的婚礼，
却引出一个个名动天下的人物，
半面黥纹的新娘到底是何来历？



帝后 娇

沐非
DITAIJIAO

著





帝后娇

沐非 著
DITAIJIAO

策划编辑：侯 开 赵丽娟

责任编辑：赵 锋 奚春玲

特约编辑：杨 琴

封面设计：八牛·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台娇 / 沐非著；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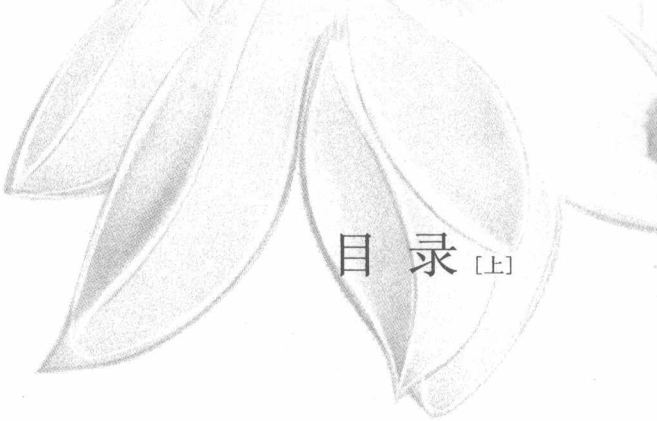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63-3169-0

I. ①帝… II. ①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1030号

书 名：帝台娇（上、下）
著 者：沐 非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mm×980mm 1/16
印 张：36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3169-0
定 价：45.00元（全二册）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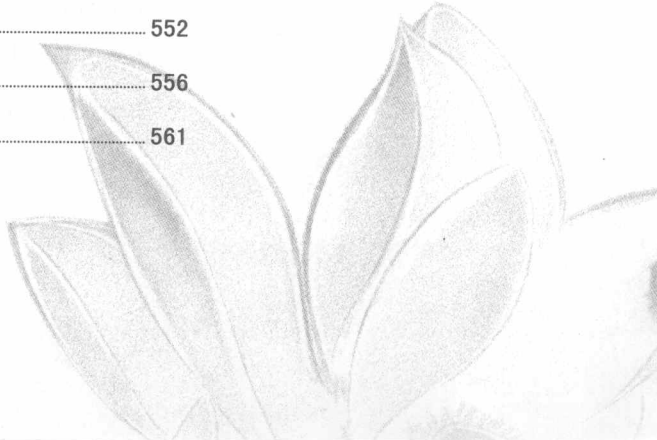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疏真	1
第二章	云泥	12
第三章	鸱乱	27
第四章	倾城	47
第五章	天机	63
第六章	燮王	76
第七章	朝局	92
第八章	入梦	108

第九章	无间	123
第十章	局中	147
第十一章	绝杀	165
第十二章	世子	181
第十三章	姊妹	204
第十四章	廷争	213
第十五章	鬼魔	235
第十六章	权术	249



目 录 [下]

第十七章 暗战	269
第十八章 鸦凤	291
第十九章 密云	318
第二十章 故人	338
第二十一章 一念	359
第二十二章 朱瑞	380
第二十三章 边衅	401
第二十四章 萧墙	423
第二十五章 反局	449
第二十六章 命悬	472
第二十七章 抉择	496
第二十八章 大婚	515
第二十九章 朝觐	530
第三十章 曲终	548
番外一 弈	552
番外二 虎牙	556
番外三 未央	561



第十七章 暗战



粗鲁大汉们轰然大笑着，有人上前来，不由分说地打飞了疏真手中的刀剪，随后将两人五花大绑，捆在了马后。

这一句如同断金碎玉一般，铿然有声，众人听了都一震，想起他与萧淑容的仇怨，暗道：二王子必是要置此人于死地才甘心了。

却不料朱闻停了一下，又道：“可他只是个平庸贪婪之人，偷卖军械乃是为了求财——在他背后之人，才真正该凌迟处死。”

“哦？”

朱炎以手托了下颌，笑着问道：“谁才是他背后之人？”

“启禀父王，儿臣不知——不过这些人与他时常往来，定是有书信等蛛丝马迹，不知禁卫搜索他家中时有什么发现？”

朱炎微微颌首，“确实有些书信。”

他示意之下，便有人递上一只木匣，里面沉甸甸放了些书信，顿时有些人的面色便更加苍白。

朱闻目不斜视，继续道：“这些人何要怂恿他私卖军械呢？这些军械到底流向哪里了呢？最近狄人侵边，这时机是否有些巧合呢？”这话不轻不重，却是太过可怕的指控，有人已是冷汗直落，强忍着不敢擦拭。

朱炎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五个指头托了那匣子，凑近火烛。正当众人以为他要效仿古代明君，将与自己政敌私通款曲的臣子书信付之一炬时，朱炎的笑意

缓缓加深，“这只匣子还是暂时别打开，待到闻儿你到北疆与狄人交战后，若是有什么人进你的谗言，或是粮草辎重有什么不妥，寡人就可以开启一一对照了。”

这话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意思是有人若要对朱闻有所不利，便要被定为替北狄做奸细、破坏夔国军防的死罪。

朱闻得了这个护身符，却丝毫不见轻松之色，他微微一笑，直截了当地道：“可是北狄奸细狡诈异常，防不胜防，若是一时半会你连父王你也受了蒙蔽，又当如何？”

朱炎好似没想到儿子会当众将自己一军，剑眉微微一挑，却没有勃然大怒，“寡人若是对你的信任有所动摇，天厌之。”

这是很重的誓言了，君王受天之命，若是天命厌弃，又怎能君临一国？

朱闻扫视一眼四周，所有人皆被他犀利明亮的目光逼得一窒，他随即单膝跪地，腰间五龙金带钩与腕间红玉髓碰撞，铿然有声，宛如金戈交击。

“那么，儿臣就此领命……待整理齐备后便立刻赶赴北疆封地。”

……

疏真的几声轻唤，将朱闻从记忆中惊醒过来，他讲了方才情形，总结道：“总之，这些人大概都会安生一阵儿了。大战之时遭遇背后冷箭，无论如何都是件麻烦事，父王若要我出征，首先必须替我解决这类麻烦。”

疏真却有些意兴阑珊，她淡淡道：“再过几天我们便要出发了？”

朱闻点头道：“前线告急，狄人正在源源不断朝王帐汇集而来，随时可能有大战发生。那毕竟是我的封地，如果变成断瓦残垣，我很难向百姓交代。”

“这几天便要走是吗……”疏真微微一笑，不知怎的，眼神中有几许缥缈，几许惆怅，“既是如此，我傍晚时分要去见一个人。”

朱闻有些敏感地发觉了她的异样神情——这是感伤，还是怨恨……或者是什么？他心中狐疑，话到嘴边，却咽了下去，只是轻声道：“你自己小心。”

“我会小心的……”疏真的声音缥缈冷清，好似从九天之外传来，“无论如何，我会留着这条命……”

风从窗缝中吹过，幽幽带些凉意，这样恼人的酷暑，终究也到了尾声。

城东，一品客栈。

已是掌灯时分，掌柜百无聊赖地看着檐下那盏灯在风中左右摇曳，见街对面乞讨要钱的闲汉也没了踪影，知道到了打烊的时候，他正要吩咐小儿放下门板，

却听外间车声辘辘，不多时，一辆轻便小车便出现在眼前。

车虽然朴素，通体却是用贵重桐木做成，连马匹也通身纯白毫无杂色，明显是哪家大人府上的车。掌柜正要上前，却听车中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清冷而不容置疑，“掌柜，我要将全店包下，除了后院那位先生，其余人请他们拿了赔偿的银两，这便离开吧！”

掌柜颇为难，店中此时虽不齐满，却也有七八成客人，这么贸然赶人实在不好。

他正要开口，一旁的侍从冷哼一声，抬了抬遮住面容的笠帽，顿时目射寒星，吓得他身子都酥了半边，颤声道：“是、是……”

车中又抛出一包物件，看起来颇为沉重，掌柜一看都是雪花纹银，心中更是一凛——这是官家内库才有的。

过不多久，客栈里便一片鸡飞狗跳，唯独那单门独户的后院里一片寂静，仿佛无人居住一般。

夜风越见萧萧，不多时，连月虎也被阴云遮挡住了，有一两点雨从空中坠落，却更惹得被无端驱逐的客人怨恨。

疏真微微挑帘，在一片咒骂埋怨声中开了口，嗓音虽清脆，却带了几分凝重沉郁，“二师兄，这里有我就够了，你先回去吧……”

她随即凑近了些，低低说了些话。叶秋笑了一声，有些玩世不恭地道：“我记得我欠你的一个要求已经还清。”

疏真微微一笑，口舌之间丝毫不相让，“一个要求，你欠了我多久？这就算利息吧！”

“真是好重的利息啊……”叶秋啧啧有声，“堂堂一个金枝玉叶，怎么变得如此市侩了……”

话虽损人，他摸了摸高挺的鼻梁，终究回身折返，行出几步，他回头，双眼在暮色昏暗中闪烁着光芒，“你自己多小心。”

后院的三间原本是作为贵客休憩之处，如今却是寂然无声。

疏真站在院中，却不走近，只是遥遥扬声道：“我来了。”

平淡一声刚出，骤然，房中便点起了火折。门吱呀一声无风自开，灯烛飘摇间，只见正中央的梁上吊下长长绳索，下面捆了一个妙龄少女，虽然容色俏丽，却面色苍白近乎昏迷。

她仅有脚尖着地，唇边起了水泡，疏真看到这一幕，心中怒意勃发，“虹菱！”

“哦……你真的动怒了……”玩味缓慢的声调从昏暗的角落里发出，带着恶毒的讥诮之意。

“你挟持不会武功的弱女子，还如此折磨她——你也算男子汉大丈夫？”疏真微微冷笑，口风仍是犀利。

“对付你这种阴险狡诈的贱人，要是做大丈夫的凛然光明之态，只会死得尸骨无存。”神秘男子在房内冷笑，“何必站在外面说话，进来吧！”

疏真谨慎地扫一眼房内各个死角，心思如电之下，毅然走入其中。刚跨过门槛，便听背后一声轻响，门无声无息地紧闭了。密闭的房中，灯火幽淡，各怀心思的一男一女对视着，森然狂飙之气隐隐而生。

“果然是你，欧阳瞻。”疏真黑瞳收缩，冷厉光芒让人不敢正视。

欧阳瞻刷的一声打开折扇，唇边微笑凉薄，轻蔑之意丝毫不加掩饰，“你是从招式上看出来的？”他停了一下，微笑越发加深，“这招式是我家主上所创，你倒是记得清楚。”

疏真微微垂目，冷然道：“以萧策的为人，尚不至于做这等龌龊之事，只有你，学了他的真传，却徒有外形，发挥不出精髓。”

欧阳瞻的脸微微抽搐，眼中怨毒之色大盛，将他儒雅风流的气度坏了大半，“你先前以为我已经死了，是不是？”

他冷笑一声道：“可惜，我早就防着你一手，死在萧淑容床上的不过一个替身而已。”他斜眼看着疏真，笑声更为得意，“早在我刚刚抵达这王城之时，在如意楼上我便认出了你。你没有想到吧，擦身而过的熟悉香味泄露了你的身份。”

疏真静静听了，仍是一派平静，“从那时候起，你便要设计将我除去了？”

欧阳瞻报以嘲讽冷笑，“老天有眼，让你这贱人无所遁形。我倒要看看，你今日还有什么花样。”

疏真面上一寒，幽幽道：“口出秽言，如此失态，也不怕折损了你欧阳家百年的声誉。”

“你也配提我们欧阳家？”欧阳瞻仿佛听见了什么极为可笑之事，冷笑道，“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你就别装什么金枝玉叶的清高模样了——你不过是奴婢所生的下贱胚子，鸠占鹊巢这么些年，居然还讲究起礼仪来了！”

风从窗缝中穿过，带起糊纸的轻微窸窣声，雨越发大了，在窗纸上留下一道

道水痕，蜿蜒拖曳，在幽暗的灯火中映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只听噼啪一声，灯芯爆了开来，房中骤然一亮，将两人面上的神情照得闪亮惨白，宛如鬼魅。

疏真静静而立，凝望着那被嫣红烛泪粘满的灯座，听着窗外檐下的水声，漆黑的睫毛微微颤动，低垂，却是不禁出神了。闪电的白光在窗上乍现，如金蛇狂舞，百鬼夜行，蛊惑出人心最黑暗的秘密。

“怎么，被说中痛处了，终于知道羞耻了?!”欧阳瞻见她默然不语，以为占了上风，于是越发口舌如刀，“平素装得这般金尊玉贵，倒真把所有人都骗得信以为真——镇国神宁长公主?!我呸!不过是个卑贱奴婢生的宫女，你倒也敢冒充皇嗣!”他啐了一口，眼中鄙夷之意毕现。

“世家子弟，都讲究气度闲雅从容……”半晌，疏真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有些低沉，平静得令人心惊，“你这般模样，倒像极了泼妇骂街。”

低笑声在下一刻响起，欧阳瞻目光似刀，正要开口反驳，疏真轻描淡写的一句竟是他全身僵直，血脉在瞬间冻结。

“你如此气急败坏，是为了‘他’吧……”

“你!”欧阳瞻浑身都在颤抖着，仿佛在暗夜中忽见妖魔噬人，又好似整个人都犯了痰气，整张脸都在剧烈抽搐着，不知是愤怒还是惶恐。

“你……你这个贱人……”

他咬牙切齿，气若游丝，近乎从咽喉深处挤出这一句，却再无先前的嚣张犀利，而是因惶恐而惊怒交加。

“被我说中心思，也不必如此作态吧。”疏真眨了眨眼，面不改色地说出了一句最让人惊悚的事实，“就是因为你对萧策有着异样的心思，才这么恨我吧!”

轰隆一声，雷声响彻了天宇，房中灯火被震得一颤，终于熄灭化为青烟。

一切都陷入了黑暗，密闭的房中，欧阳瞻剧烈的喘息声响起，如癫似狂，喃喃地反驳道：“你胡说……”

“我是否胡说，你我心知肚明。”

疏真停了一下，继续道：“多年来，你虽然掩饰得很好，盯着我后背那一瞬，眼中的光芒却宛如毒箭——我从小便对别人的恶意目光非常敏感，这种宛如芒刺在背的感觉，我却是领教多时了。”

雷声轰鸣，人的绝望喘息声被吞没其中，疏真缓缓抬眸，冷然无波地看向那个几近狂乱的身影。

她的口气仍是平静得令人心悸，人却悄无声息地走向虹菱被捆的那根梁柱下，

“你在发抖吗……是怕传到萧策耳中?”

她的手悄无声息地摸到了绳索，拆解如飞，“他要是知道你有这等猥亵之心，不知该是什么表情?”

五花大绑的绳索终于解到了最后一层，疏真只觉得掌心都是一片温腻，情知是虹菱流了血，正欲一鼓作气解开，却觉身前劲风一凉，她下意识地一闪，仍觉得脖项间一阵剧痛。鲜血顿时染红了她半面脸庞，惊怒交加中，她再抬眼时，竟见虹菱瞳孔涣散，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走来，手中匕首寒光凛然，还染了嫣红的血，滴答滴答落到地上。

“你……”疏真伸手摸时，已是长长一道创口，若是再正三分她便已身首分离。她疾点几处要穴，勉强压住眼前的眩晕，冷然道：“用摄心术控制不会武功的少女，你不觉得太卑鄙了吗?”

“彼此彼此啊……”欧阳瞻剧烈喘息着，面容宛如困兽般狰狞，“比起你以言语搅乱人神志，趁机将人夺回的手腕，我实在差远了。”

他一咬牙站直了身，将半昏迷的虹菱一把捞过来，接过她手中的匕首，凑到那雪白的脖边，“不想她人头落地，就交出玉玺。”

一片黑暗的房里，唯有匕首的寒光闪烁，照亮了虹菱的半边面孔，苍白而稚嫩，憔悴非常。

疏真冷冷地望着他，“你要玉玺，无非是拿给那位公主殿下撑起架子，即使有了这枚印信，她也驾驭不了诸侯和各方势力。”

她停了一停，声音中带了几分讥诮，“花瓶就是花瓶，就是给她再尊贵的地位，她也不过是个昂贵的花瓶。”

“你真是恬不知耻……若非你鸠占鹊巢，这么多年来一直冒充公主，真正的公主怎会流落在外，吃尽这些苦头?!”

“你还真是赤胆忠心哪……”

疏真微微一笑，忽然觉得欧阳瞻那副孤臣模样很是可笑，“你口中说得冠冕堂皇，所谓的公主名分只不过是你的挡箭牌吧——今生今世，萧策只会爱我一人，所以你恨我入骨!”

欧阳瞻攥紧了手中匕首，在虹菱脖子上留下一道血痕，“不许胡说!”

“萧策爱的人是我……他绝不好男风。”疏真盯紧了他的眼冷笑，“恐怕你这辈子都是在痴心妄想!”

“这全是你信口雌黄，谁会相信?!”

两人冷笑的眼神在半空中碰到了一起，电光石火间，一者冷静，一者狂乱。狠狠对视之下，却都是自己最为黑暗冷厉的一面。

此时窗外的雨声中隐约传来了别样的声音，松明的火光在窗纸上一闪而过，有人发出短促的惨叫声，随即却戛然而止。

欧阳瞻身上一颤，隔了窗纱看向院子里，沉声道：“你敢动我的人?!”

“那又怎样?”疏真微微一笑，俏生生站着，笑容温文淡然，竟看不出半点血腥。

“你不怕我一刀下去……”

疏真微微一笑，行至窗边，向外推开，顿时，一股清新的空气便吹了进来。

单调的雨声中，整个王城都仿佛在沉睡，下一刻，从东、南、西各处传来人声喧哗，虽然细微，却带起了欧阳瞻的不祥预兆。

他的面色顿时变得铁青，咬牙道：“你终于出手了……”

“我一忍再忍，你却非要步步相逼……”疏真的声音轻微，却在雨声喧嚣中越发清楚，“你在这王城的暗桩不少，我却也有不少死士——这原本是预备对付夔王的，如今用在你身上，可说是适逢其会。”

水汽氤氲中，她的声音不知怎的，带起了些许怅然，“如果不是你们将我逼到如此地步，夔国这一场世子之争，将有他们的不世之功。到那时，朝廷最后一个强藩，也将被削弱衰减——我想打造的，原本就是这样一个泱泱气度的天朝！只可惜……”

她停了一停，再没有说下去，只是望着雨中逐渐变大的骚乱场面，微微入了神。

欧阳瞻一时心乱如麻，他此行擅自动用的，乃是萧策军中最精锐的暗间，多年苦心竟毁于一旦……而且又是在这个最让人憎恨的女人手里！

他一咬牙，扬起匕首，冲着疏真沉喝道：“我不会束手就擒的！你、她还有我，我们一起到院子里去！”

疏真静静看他指使，正要说话，欧阳瞻双目血红，冷笑道：“少废话，出门！”

一行三人，以古怪的脚步来到了院子里。

天上雨幕很快将人的衣裳打湿，黏腻腻地贴在背上很难受。欧阳瞻打量着四周环境，下一瞬，他悚然而惊——四周的屋脊上隐约有咔嚓细声，他虽是文士，却也久在军中，万分肯定，那乃是弓弩上箭的声音。

“看来，你是不会容我活着离开此地了。”他的笑容有些扭曲，带着异样的平静，却让人不寒而栗。

疏真伫立不动，声音却如冰胜雪，“今日非是你不放过我，而是我不会放过你——我不想再纵容你这样一个对我有刻骨恨意的人活着。”

“那么，你这个可爱的‘妹妹’又如何，不准备救她了吗？”欧阳瞻说着，手中雪匕又是一紧。

“妹妹?!”仿佛听到这世上最可笑的笑话，疏真睁大了凤眸望他，随即，却是一笑嫣然，风华无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妹妹，你要是高兴，干脆就将她一刀抹喉!”

幕天席地的雨中，冥暗几乎要吞没所有，不远处檐下的几盏气死风灯在不住摇晃，照在她的雪白面庞上，虽然黥纹未退，那狭长的凤眸中，却是闪着耀眼无上的威仪。

“你……”欧阳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时气窒，死死盯住疏真，后者却只是不在意地摆了摆罗袖，巧笑嫣然，却是让他心生悚然。

“你倒是刺下去啊?!”凛然冷笑声中带着不屑，疏真缓缓向前走了一步，在他眼中却好似极大的压迫——欧阳瞻心中咯噔一声，升了一种不祥的预兆。

“你不必嘴硬……”他定了定神，锋利的刀尖触及少女咽喉，却是凝而不发，极为惊险，“你忍心眼睁睁看她血溅当场?”

“她与我之间没有一丝血缘关系，我有什么不忍心的?”好似听见了什么荒谬之事，疏真的冷笑声更甚，她气定神闲地站着，雨水在她的眉目间滑落，越见皎皎。

“你刺啊……为什么不动手?”

她的声音清脆中带着蛊惑意味，反而好似怂恿他动手，“这一刀下去，你也安稳，我也适意，大家皆大欢喜。”

她冷眼笑睨之下，竟不复平日闲散模样，尊贵森然间更有让人窒息之感，这一刻，即使是痛恨、蔑视她至斯的欧阳瞻，也不得不暗生惊骇。

一滴汗从欧阳瞻的鬓角落下，他摇了摇头，发间流穗却因被雨水打湿，不再飘洒轻扬，“你不必故作姿态了，她是你亲信的胞妹，她亲姐因你而死，而且死状凄惨万分——你真能硬下心肠不管?”

一瞬的沉默后，他听到了朗朗笑声，水雾飘洒中，疏真眼中的光芒，却是要比行将熄灭的夜灯更加强烈，“身为上位者，若是如此就轻易心软；那我当初就不

必跟狄人争斗了——战前阵后，他们曾经驱使了多少良善庶民为盾，你几时见我心软退却？”

她喃喃地，好似自言自语一般，在这暴风骤雨中，却是分外清晰，“我不会受任何人的威胁——以前如此，今后更是同样，你可以杀她了。”

这般柔声细语，却是比修罗地狱更加吓人，鬼使神差地，欧阳瞻想起了当初那个驱赶百姓前来攻城的狄将。那人的最后下场，乃是被眼前这“贱人”命军中将士一人取一块血肉，最后将骨架悬吊于辕门之外，任凭鸦雀啄食。

他压制住心头越升越强的惊悚，正欲再说，疏真已是冷笑一声，拂袖而去。

雨滴洒在她的衣襟上，那般素淡的月白缎衣，被水浸透，也隐约显出牡丹开遍的暗纹，雍容中更见威严，连最后冷冷一笑的眉眼，也在凄楚中透出凛然不可逼视的肃杀。

不知是错觉还是真实，不远处传来的灯光也越见黯淡了，四周屋檐上的弓弩准备声虽然细微，听来却更觉惊魂，仿佛有鬼物遍布四周，在黑暗中蠕蠕而动，准备择人而噬。

欧阳瞻只觉得背心一阵冰凉，也不知是雨水还是冷汗，这样莫名的下风，却是让他自惊怒的绝境中凭空生出疯狂的勇气来。下一瞬，他被雨水冲了个激灵，一道危险灵光让他浑身都兴奋得痉挛，他舔了舔唇，眼中掠过一道嗜血而危险的光芒。

“你……你给我站住。”

疏真走出四步的距离，欧阳瞻终于开口了，迟疑、惊怒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是落井下风的穷途末路，都在这一声中透露出来。

她停住脚步，静静听着身后的动静。

“你……只要你让我安然离开……”这一句底气更加不足，已经带着些色厉内荏的味道。

疏真微微一笑，回过身来，笑着伸手道：“那就先放人……”

她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电光石火间，她发觉了不对！

她模糊的视线里，一蓬血雾就此爆开，那飞溅落下的并非雨滴，而是触目惊心的红！血雨从天而降，在下一瞬定格为最恐怖的梦魇，疏真未及反应过来，已是喷了满身满脸的血。她僵在了当场，素手仍维持上一刻伸出的模样，却是……再也触及不到活着的虹菱了。

就在上一刻，欧阳瞻一掌击下，已是将虹菱的天灵盖拍得粉碎，虹菱顿时气

绝当场！

疏真瞪大了眼，瞳孔因极度震惊而放大，眼前空茫茫一片，鲜血肆意模糊之下，整个人只觉得天旋地转。

欧阳瞻却是反应极快，右手化掌换匕，朝着疏真射去，后者根本不及躲闪，被扎扎实实钉在了右肩之上。欧阳瞻顺势飞身弹近，五指如爪一般将她的咽喉扣住。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只在一瞬之间，待屋脊上弓手们发出一声呼喊，欲连珠快射时，他已反转过身，以疏真为盾。

暗夜中，只听他轻笑连声，儒雅悠然之外，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你们倒是射啊……”

弓手们寂然无声，无人答话，场面僵滞死寂，唯有风雨如晦，在这深夜里肆意狂扬。

“哈哈哈哈……”

笑声越发肆意猖狂，欧阳瞻占尽主动，只觉得心中轻松快意已极。先前疏真态度强硬，好似完全不以虹菱性命为念，他原本有些迟疑退却之心，却在强烈怨恨下孤注一掷，赌她内心并不如表面一般无动于衷。

自己已经赌赢了！

欧阳瞻微微扯动唇角，露出一道可说是魅力十足的笑容来——这惊天一掌凶险到了极点，可自己终究还是赢了！

他用力扯起疏真如墨的长发，笑着凝视她苍白欲死的面容，朝着屋檐扬声喝道：“你们全部退开，不然我就扭断她的脖子！”

长久的沉默，半晌，终于有人从屋顶跃下，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欧阳瞻心中更是笃定，他铁指如钩，钳了疏真脖子便走，丝毫不顾及她血如泉涌的右肩，反而轻笑道：“你这只右手好像是被萧策大人所废……反正也没用了，倒不如断了干脆。”

恶毒的言辞正要继续，他只觉得眼前光芒一闪，竟有寒冽剑气扑面而来！

他举臂欲挡，却丝毫阻挡不住这锐利锋芒，只听一声惨叫，他的左臂生生断为两截，痛得连右手也为之一松。白亮的雷电闪光让他清晰看到，疏真手中匕首化出几点剑花，竟仍有余劲袭来。

怎么可能？

这一下又是变生肘腋，欧阳瞻眼睁睁地看着那柄匕首被当做短剑，狠狠地陷入自己胸膛，狂烈激痛顿时充满全身。

“你……怎么可能……”

他喘息着，费力地看清楚，匕首就是自己插入疏真右肩的那把，然而她的手根本不能动弹，又怎能施展如此精妙的招式？！

“惊讶吗？诧异吗？”

平静到诡异的女音在雨中响起，欧阳瞻呼吸更加急促，眼前也全被雨水模糊了。

“我的右手确实废了……可这只左手，却同样可以用剑。我生来就是左撇子，而你，是世上第一个知晓这个秘密的。”

低低的笑声仿佛是在耳边，仿佛又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欧阳瞻恨得眦眦欲裂，却终究吐出一大口血，顿时没了气息。

疏真摇摇欲坠地站着，仍维持着方才那个笑容——冰冷的雨水打在她的脸上，却是比泪水还要肆意汪洋。鲜血在脸上被晕染开来，满头满脸也不再温热。一个人的体温，一个人的性命，就此尘埃落定，不再复还。

她抹了一把脸，浑然不顾自己的狼狈形容，也不顾右肩仍是血如泉涌，只是执著地，缓缓地走向虹菱的尸身旁。雨越发大了，将方才的血迹都冲得有些淡了，那小小的尸身，此时看来却是分外寥落。

“可霓……我对不住你。”

无声压抑的轻叹在暗夜风雨中飘过，疏真一身月白素衣尽是血污，就这样站在尸身旁边，良久都没有移动一步。

无尽的雨水从天际落下，冲入眼角，只觉得一阵刺痛。疏真闭上眼，额前的碎乱发丝遮下，掩去了所有表情。

“你为什么恨我……”她气若游丝地对着虹菱的尸身喃喃道。

尖利的指尖刺入掌心，丝丝缕缕的血流下，很快便被雨水冲散，漾出烟云般的光景，再也不见踪迹。

“你为什么恨我？你的亲生姐姐，早在居延就替我而死了，她死得苦状万分，毫无尊严！”

她轻声笑了起来，声音清淡漠然，却是连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恻然，“你们一对姐妹，都因我而死了。”她抬起眼，沉静黑瞳中有着死寂的平静，“从今往后，还会有多少人为我而死？”

长夜如晦，风雨声飒然临空，却丝毫不能回答她的疑问。

疏真深吸一口气，只觉得身心皆是疲倦到了极点，心头却偏偏有一团暗火，

因憋闷而越烧越旺，“苍天，你若是真有眼，就把所有惩罚都冲着我来吧！一切的罪愆都是我所为，今日我坦然承认，绝不否认！”

轰然一声，雷电击下，不远处的房梁呼啦啦一片崩塌，扬起的尘土飞溅，仿佛有居民的尖叫声，随即却被更为恐怖的雷声压下。

天与地仿佛都在咆哮发怒，闪电将她的眼照亮，那样奇异的白光，似乎要引燃所有人心中的火焰，与世间万物一起化为灰烬。

她怒极而笑，苍白面容上黥纹熠熠，让人不敢逼视，“来吧……对着这里劈下去，这样世界就清净了！”她素手纤纤，在胸前轻轻比画，整个人虽是低喃，声调却因激越而变得异样。

四周有部下踌躇着试图走来，却终究不敢近前，眼睁睁看着她暴露在雷电光芒之下，心急如焚也是无计可施。

雷声仍在四周游走，却好似不愿凑近，终于逐渐远去，隐没在厚厚云层中。

“连你也不愿我死……是我罪无可赦，还是我根本无罪？”疏真喃喃道。仿佛在问天，也仿佛在质问自己，淡淡一句，却是问尽了人生的不可解。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她又问道，随即，却又笑了起来，“过去十年间，我在国政危难之时召集诸侯，共商攘狄；与萧策一起编练新军，还都回朝；我还曾经手握凤玺，威服天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间传奇、世上佳话，可是，我却少了那关键的一滴血——这便是我的滔天大罪。”

“真正金枝玉叶的一滴血啊……”她笑容越发加深，雨水打湿了她全身，将这痛彻心扉的一句也冲入泥泞之中。

疏真只觉得心中万念俱灰，所有的一切，都是荒谬可笑。这十年来，她的才华，她的努力，她的热血与青春，甚至是那些旖旎爱恋，都因着这一个“罪”字而化为乌有。到如今，连她身边在意之人，也无法保护，无法留住。

可霓……虹菱……

她默念着已经逝去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只觉得心头的暗火一簇簇走遍全身，眩晕之下，眼前好似有一阵白光零落。她脚下一软，整个人便如同散了架一般，倾倒落地。

最后的一瞬，她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温暖强健的臂弯里，那样紧密的环绕，有着异样鲜明的熟悉。

是谁……她未及思考，便昏了过去。

朱闻抱了她的身躯，冷然凝视许久，又脱下自己的斗篷细细包裹，这才起身，